



- ①马柏权手握凿子，凝神专注地雕刻着。  
②满满一桌子的凿子与刀。  
③还未上漆贴金的佛像木雕。  
④石佛雕刻厂里的作品。

华山之巅，泰山绝顶，西子湖畔，南海佛国，凡山水佳处，钟灵毓秀之地，大多有宁波陆埠艺人雕刻的佛像。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地区的佛像，也有不少出自陆埠艺人之手。

近日，记者走进余姚市陆埠镇兰溪村，雨丝中传来幽幽清香，闻之神清心宁，这是香樟树的味道。循着绵长的幽香，记者见到了陆埠木雕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马柏权。

他两脚八字分开坐在长凳上，踩住木材的绳套，手握圆凿，凝神专注地雕刻着，一份庄严感流泻在他的脸上。

记者 陈也喆  
通讯员 鲁永平 章子敬/文  
记者 王鹏/摄

## 陆埠木雕 山水间拈花一笑

### 渊源

#### 三里一庙，有庙必有佛像

陆埠木雕主要是木雕，大多用樟木、楠木等名贵木材雕刻佛像，再贴金，流光溢彩，工艺精细，因而名扬海外。

为什么陆埠这个地方盛行佛雕？

原因有两个：一是就地取材，陆埠地处四明山北麓，盛产香樟木、柚木、楠木等，这些都是佛雕所需的最好木材；二是有需求，东晋咸康二年（336年），余姚建龙泉寺后，宁波周边寺庙大增，尤其是陆埠一带，建庙之风最盛，当地曾有“三里一庙”之说，而有寺庙就必有佛像。

陆埠不仅盛行佛雕，在中国佛雕工艺里还自成一派。佛像木雕历来有宁波派（又叫“陆埠宗”）和福建派两种，又称为“文派”和“武派”。文派，不以人的真实比例制作，而是经过夸张、艺术化的处理。武派，按照人的真实比例刻制，看上去更接近凡人，少了神秘感，有种尘世的况味。

马柏权说，宁波派就属于“文派”，尽管佛像摆在面前，头部偏大，有些夸张，但如果从下往上看，头部与身体的比例正好是协调的，还有一种宏大的气势。

马柏权和其他陆埠艺人一样，去过福建、香港等地，多多少少吸收了各种流派的精髓，使得雕刻细腻流畅，繁而不乱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陆埠佛雕曾经兴衰，民国战乱时，佛雕艺人几乎濒临绝境，佛雕工厂一度解散。1978年，陆埠镇将分散在各处的艺人组织起来，办了个工艺美术雕刻厂。

厂子刚成立的时候，只有6位老艺人，这其中就有马柏权的爷爷马明奎，他擅长贴金、灰漆。还有佛雕大师黄炳荣，他们都在上海、香港等地小有成就后，回到家乡一起办厂，使木雕技艺重获新生。

当时有规定，每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进厂。那一年，马柏权高中毕业，刚满16岁的他，跟着爷爷一起进了人人眼馋的雕刻厂。

厂里只有两个车间，一个木雕车间，由黄炳荣负责；一个灰漆车间，由马柏权的爷爷马明奎负责。马明奎年轻时就定居在香港，专门做佛雕。回到家乡，一方面是为了办厂，另一方面也为了带孙子出山。

### 学艺

#### 三年徒弟，四年半作

爷爷教孙子，自然是倾心相传，马柏权也不敢懈怠。不过，闲暇的时候，他总爱跑到黄炳荣的木雕车间，摸摸看看，还喜欢在纸上涂鸦，捡拾地上的木块试着雕琢。

黄炳荣见他聪明本分，是个可塑之才，主动跟马明奎商量后，收他为关门弟子。

做这一行的，三年徒弟四年半作，就是说前三年管吃管住没有工钱，后四年拿一半工资。七年才算满师，满师后的前几年也就给师傅打下手。

说来也是天赋，做木雕的没有三年五载根本学不会，而马柏权学了两年后，就抵得上一个老师傅了。

马柏权还记得，有一年，美国定制了一个2米多高的《千手观音》，这在当时的他来说，是一个庞大的作品，而完成这个作品后，他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到第四年时，他已经开始陆续带徒了。这徒弟中，就有第四代传承人陆建波。陆建波不过比马柏权小了5岁。

陆建波在一旁不无自豪地说，他1990年到香港做佛雕，20年做下来，圈内人都知道有个陆埠来的姓陆的人，做得一手好木雕。慕名前往的人络绎不绝，但每个作品都是纯手工雕刻，周期比较长，有时候三五年才能做一个8米高的佛像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人愿意排队等候。

陆埠佛雕的口碑由此可见一斑。

1994年以后，工艺美术雕刻厂改制，马柏权在家中创办起“万佛雕刻厂”，带了七八个徒弟，经营出口业务。

同是观音，就有飘海观音、送子观音、千手观音、大悲观音等许多种。小的仅20厘米高，大的高七八米。尽管做佛雕时没有图纸，只有一代代师傅与徒弟之间的口耳相传，但大体上还是有些约定俗成的章法。

马柏权掰着手指举例说，雕刻一尊慈悲佛像，就要突出“眼观鼻、鼻观心”的特点，雕刻一尊笑佛像，要记住“眼弯嘴角翘”。比如释迦牟尼佛的特征，是慈祥庄严、正襟危坐；护法韦陀的形象是刚正不阿、威风凛凛；大肚弥勒手捻佛珠，畅怀大笑；四大金刚高大威猛，狰狞可怖。

马柏权说，佛雕不像画画，画错了可以撕掉重来，每砍一斧子，每敲一凿子，都要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佛像的一颦一笑。雕错了，就毁了一块好木材，所以雕刻前对造型和神韵都必须烂熟于心。光看马柏权雕的佛手，手掌厚实饱满，手指优美清晰，犹如兰叶葳蕤，四面生姿，就可见其功力。

### 传承

#### 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

陆埠佛雕一代代传下来，很多方法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马柏权说，初学者最好大致懂一些比例关系。比如打一尊盘腿菩萨图时，肩宽是两个头的距离，手掌是半个头的长度，手、脚是一个头的长度，手到盘腿的距离是两个头，盘腿间的最阔的距离是三个头。再根据佛像具体的大小，成倍地扩大或缩小。

选材上也有讲究，一般选用香樟木，因为它的树纹交错不一，有一种自然的树纹美，木质细腻，雕起来脆，而且脆里带韧性，不易脱落和变形。其他如楠木、柚木、红木、花梨木、铁梨木、黑檀、梨木等也是不错的材料。

木材锯出大致的轮廓，用绳子绑在长凳上固定住，再用另一头绳套把脚套牢，这样雕刻的时候就不会游离。一边凿，一边用榔头敲。

马柏权给我们看他用的工具，满满一桌的凿子和刀，一个形状各异，大小有别。他如数家珍地介绍着，凿大方料时，要用圆凿，容易深入；三角凿用来给佛像开眼，也就是勾勒出双眼皮的形状；平的地方用平凿；其他工具凿不到的地方用斜凿等等。用这些工具，可以打出头、肩、手、腿的基本形状。

大致能分清脸是脸、身是身远远不够，还要精雕细琢，行话叫“铲细”和“修光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把细节勾勒清晰，把冗余部分修掉，雕出佛像的神韵。

人靠衣装佛靠金装。描衣纹也是重要的步骤，衣服的褶皱也要凿出来，线条要柔和灵动，婀娜多姿。

接着，用砂纸打磨光滑后，上一道薄薄的漆。待漆风干后，再用细砂打磨。如此磨了漆，漆了磨，来回五六次，需要二十来天的时间，直到佛像表面锃光发亮为止。

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贴金了。贴金要根据气候，以潮湿闷热的天气为佳，据说这样的天气下，金箔才贴得平整，1平方米，要贴3000张金箔。

一个作品是否精品，每个细节都不容忽略，贴金这一步更是关键。每年，马柏权把雕刻好的作品分批运到香港或马来西亚后，再去那里贴金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中途运输而刮擦受损。

如今，陆埠佛雕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，兰溪村大约有60位艺人会做佛雕，不过大多散布在全国各地。广东、上海、安徽、香港等地都有陆埠艺人的身影。